

集部

詩人玉屑卷十六

宋 魏慶之 撰

香山

五長

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遺感傷之詩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於情 詩苑類格

造理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葢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黄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足為此也 漁隱

達道

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

李公維録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詞語葢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也余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趂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争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至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今擬其句語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述時景之迅遷後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羲和走馭趂年華不使人間歳月賒春正艷陽春即老日方亭

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法藏碎金

達者之詞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此達者之詞也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寛此褊狹者之詞也青箱雜記

秀句

樂天詩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桐此語未易及許彦周詩話

工於對

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拆或倒其句而用之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為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為工也 塵史

草詩

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復齋謾録

昭君同詞

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絶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黄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宮裏時蓋其意優游而不廹切故也然樂天賦此時年甚少 王直方詩話

寒食詩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為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王直方

桑落酒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

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為桑郎葢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薫珠翠暖柘枝聲引莞絃髙後史補

海圖屏風詩

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畧曰或者不量力謂兹鼇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為之太息隱居詩話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亦未易辦也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葢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二説未知孰是東坡

玲瓏歌

商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黄雞與白日黄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顔看已失玲瓏玲瓏柰老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時苕溪漁隱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騕裊

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九同宿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陽劉處士圍碁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見續仙傳 胜說

東坡似樂天

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徧洛陽春又他

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前六百日是也王直方詩話

纖艶不逞

杜牧謂白居易詩纖艶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唐本賛

甘露詩

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

然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事處幾如幸災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詠也如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類詩史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東坡

陵陽重厚之論

公嘗曰白樂天詩今人多輕易之大可憫矣大率不曾

道得一言半句乃輕薄至於非笑古人此所以不逺到僕曰杜子美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正公之意也公曰當時人已如此室中語

老嫗解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録之不解又改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墨客揮犀

玉谿生

九日詩

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遶堦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覩之慙恨扃鎻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云令狐楚竒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廵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綯當國商

隱歸窮緆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綯有韋平之拜浸踈商隱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證之但綯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耶東坡九日云閑道郎君閉東閤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閤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詩也漁隱

殺風景

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葢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

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煑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歴中罷相守頴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客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緑如烟静挈都籃煑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於蔣山騶喝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於世 西清詩話

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三山老人語録

斫桂樹

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桂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道有過謫令伐樹故宋子京嘲月詩亦曰吳生斫鈍西河斧無柰婆娑又滿

輪緗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樹事引李賀箜篌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剛未詳其義竊意箜篌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別是一事魏有吳季重亦名質 藝苑雌黃

詞意深妙

余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為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它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

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以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絶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鬬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苕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峯用徐騎省語意也談苑

高情遠意

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

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凛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

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者為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鷄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温庭筠齊名蓋俗學秖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詩眼

淺近

李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宫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宫詩云障掩金鷄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又云草遮回磴絶鳴鸞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

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漁隱

王建

摭實

歐陽永叔歸田録言王建宫詞多言唐宫中事羣書闕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内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髙祖子史不著所能獨名畫記言善畫亦不云工蛺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紀嗣滕王湛

然善花鳥蜂蝶又叚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益湛然非元嬰孰謂張彦遠不載耶又建宫詞云魚藻宫中鎻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事見李石開成承詔録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摭實非鑿空語也西清詩話

宫詞

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覔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陳輔之詩話

花蘂夫人詩尤工

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蘂夫人宮詞云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蘂之詞工建爲不及也漁隱

宮詞雜它人詩

余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世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蔕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堦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顔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顔不及寒

鵶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又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余以元氏長慶集撿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矣 漁隱

舊跋

王建太和中為陜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藉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逺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宫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

先朝行坐鎮相隨今日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倣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草唐王建宮詞舊跋

山居詩

王建云閑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鷄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之趣第理有當

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此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堦除鳥雀馴東坡云為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漁隱

望夫石詩

陳無已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話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黄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

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余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之耶苕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復齋謾錄

杜牧之

二十八字史論

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成縁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許彦周詩話

好異

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

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漁隱

絕句

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云芳草和烟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余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竊

人不偶遺興之作也 漁隱

遣懷詩

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楊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録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别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貼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

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漁隱

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許彥周詩話

陵陽論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細磨蒼蘚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今人多不曉卒章其意謂若是東風不與便即周郎不能破曹公二喬歸魏銅雀臺也僕嘗叩公更嘗有人如此立意下語否公

曰正楚辭所謂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乃嚴助所作哀時命室中語

命意之失

牧之作赤壁詩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許彥周詩話

吳興張水戲

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

為浙西名部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遊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為致之牧殊不惬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俟其雲合牧當閑行寓目冀此際忽有閲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鬘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

結之尋拜黄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干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焉牧即政之夕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携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為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詞也直强而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為悵别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緑葉成陰子满枝茗溪

漁隱曰顔魯公題謝公塘碑隂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麗情集

分司洛陽

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爭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遽來會中女妓

百餘皆絶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引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顔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古今詩話

杜荀鶴

惟在一聯中

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宫詞為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謗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幕府燕閒録

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高齋詩話

韓致元

不忘君

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中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激發而然韓偓貶逐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牕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潘子真詩話

看天憶帝都

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煑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

復齋漫録

絶句

致元醉著絶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

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杜荀鶴亦有溪興絶句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不若致元之雅健也漁隱

香奩集

髙秀實言元微之詩艶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

得也許彦周詩話

晚唐

詩小巧無風騷氣味

晚唐人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如崔魯山鵲詩云一林寒雨吹巢冷半朶山花咽嘴香張林池上云菱葉半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清香盡日憐皆浮艷無足尚而昔人愛重稱爲佳作

詩史

陵陽論晚唐詩格卑淺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室中語

誠齋論晚唐詩

唐末詩人李推官咸用有振沙集如見後却無語別來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灘急五更風如燭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偏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

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蓋征人淒苦之情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於笑談方懌之初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者是栢靈寶哀梨之論也 文集

誠齋論晚唐詩有三百篇之遺味

誠齋序順庵劉良佐詩稾云夫詩何為者也曰尚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

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旣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絶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

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云云先生此序深造作詩宗旨故錄之

詩人玉屑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人玉屑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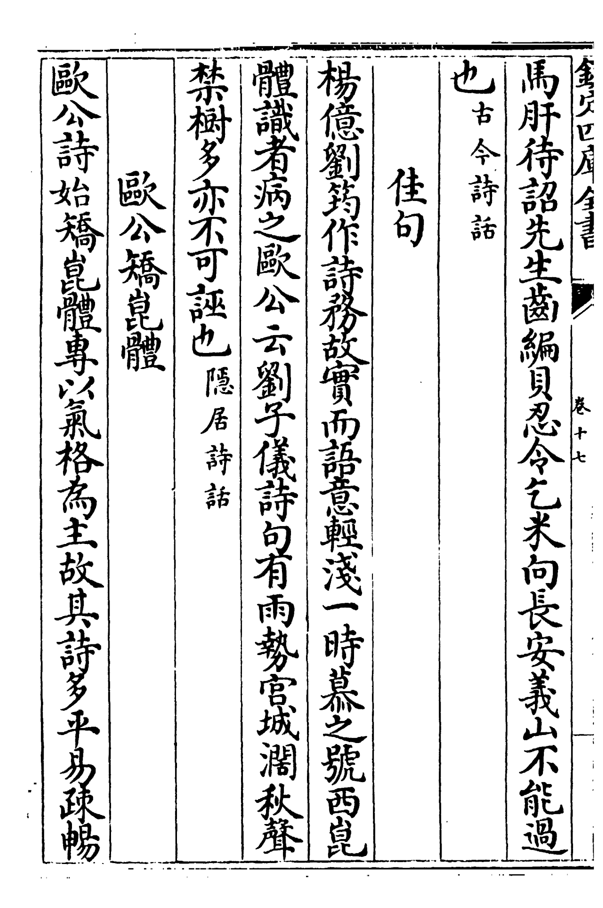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詩人玉屑卷十七　　宋　魏慶之　撰

西崑體

宗李義山

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内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



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古今詩話

佳句

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濶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隱居詩話

歐公矯崑體

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疎暢

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復不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為至到 石林詩話

荆公晚年喜稱義山

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

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蔡寛夫詩話

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試問火城將

策探何如雲屋聽牎知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冷齋夜話

温公稱其佳句

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楊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又如峭帆横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葢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無

施不可非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雪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也歸田録

六一居士

六一之義

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

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六一居士傳

歐公自負

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

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章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某為詩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全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録於此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巀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

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晻靄下壓后土之鴻厖試往

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硿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

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

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

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

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

去不可極便欲絶世遺紛痝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揷

秧盈疇兮釀酒盈釭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

乎軒傯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茍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説安得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却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顔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

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
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其
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
國絶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
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
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觀介甫明
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永叔不可遺也因附益之

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回顧影無顔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曽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鴈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明妃出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

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漫尚有哀絃餘至今 漁隱

只欲平易

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為未盡妙以質於子和子和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 雪浪齋日記

佳句

歐公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汪彥章云

路行歸鴈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彦章雖體歐公詩

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　漁隱

會趙公詩

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

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

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

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

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因牓其游從之地爲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蔡寛夫詩話

才高不見牽強之迹

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玩月云天形

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輝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開月色高逾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漁隱

蘇子美

以詩得名

蘇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

梅堯臣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書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隱居詩話

絶句

山谷愛子美絶句云春隂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晩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山谷𡚁書此詩或真草與大字王直方詩話

聖俞子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横絶爲竒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逺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余谷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公事清淺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猶我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苦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氣轉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劣之歐公詩話

梅都官

工於平淡自成一家

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鷄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漁隱

句句精鍊

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絃疏越一唱三嘆讀者當以意求之 許彦周詩話

寄馬遵詩

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絶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剥樝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

夜使人絶鎖解舟以水沃櫓牙使之不鳴逮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峯仙舟江上去無蹤杈牙鐵鎖漫橫絶櫓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筍欲剥玉榧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隱居詩話

莫打鴨

吕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

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隱居詩話

石曼卿

晦菴論其詩

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

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舊見晏卿大書此詩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寳愛真顔筋柳骨令人喜蘇子美字不及此遠甚晏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如籌筆驛詩亊

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惜不見其全集

西湖處士

踈影横斜

歐陽公極賞林和靖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

昏之句而和靖别有一聨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歐陽何縁棄此賞彼苕溪漁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略無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山谷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誠為警絶然其下聨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則與上聨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

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蓋以此大抵和靖詩喜於對意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破殿靜披虀臼古齋房閒試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氣格不無少貶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疎長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樹倚雲峯更晚晴烟含晚樹人家遠雨濕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為工夫太過蔡寬夫詩話

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詩

以録其功云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勲日暮閒㦬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將軍殊有憫勞念舊之意漁隱

邵康節

出處大略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為安樂先生其西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

嘗有詩云㪺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强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髙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温公贈以詩曰林間髙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日又之一家一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髙潔而對賔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話

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嘗用大臣薦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其名於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復齋謾録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文鑑編詩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却不編入晦庵

半山老人

一唱三嘆

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絶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閒茗溪漁隱曰荆公小詩如南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覔處日落畫橋西染雲為柳葉翦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歳華簷日隂隂轉床風細細吹翛然殘午夢何許一黄鸝蒲葉清淺水杏花和暖風地偏縁底緑人老為誰紅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黄犢草坐占白鷗沙日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

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覩此數詩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嘆也山谷

得子美句法

荆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唐子西語録

託意

半山老人題雙忠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牕涼細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廵遠守睢

陽當是時安慶緒遣突厥勁騎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䆫凉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黄鸝空好音亦自别託意在其中矣漁隱

少作

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緑萬枝紅

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胷中事後為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廹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石林詩話

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賔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顰蹙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

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爲戒乎甫曰此楊子雲所以悔其少作也 髙齋詩話

晚年詩

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髪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緑鱗鱗起弄日鵞黄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隱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

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傳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石林詩話

精深華妙

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凉俯窺憐净緑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自以

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 漫叟詩話

格高體下

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雖前人亦未易道然學三謝失於巧耳 後山詩話

用意高妙

蔡天啓言荆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

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黄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時被旨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石林詩話

力去陳言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謹也後山詩話

善下字

予與鄉人翁行可同舟泝汴因談及詩行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嬌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貴挾長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萸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同藝苑雌黄

用事精切

苕溪漁隱曰上元戲劉貢甫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

把青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校書天禄閣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向請問姓名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懐中竹牒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事既與貢甫同姓又貢甫時在館閣也王直方詩話

清景

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官牀與客夜坐作詩云殘

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詩云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對殘釭白灰旋撥通紅火卧對蕭蕭雪打牕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冷齋夜話

霜筠雪竹

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於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牕曰霜

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為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日正當霜雪而虛牎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牎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領略微笑而已隱居詩話

自然

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聞於天下荊公嘗題詩云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

空歸後人鑿山刋木寢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

魯直效公題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横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竒亦不及荆公之自然也 高齋詩話

紀實

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不知烏石崗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躡盤步門在荆公舊居之前故詩云曲池丘墓心空折躡盤步庭闈眼欲穿 復齋

落星寺詩

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槩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閒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劉咸臨嘗親見寺僧言幼時日覩閣中章儤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末云勝槩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蘇石謂子美曼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荆公詩傳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體與荆公所作詩亦不類苕溪漁隱曰直方所言非也余細觀此詩句語體格真是荆公作餘人

豈能道此今具載全篇識者必能辨之詩云穿雲一殿起崔嵬萬里長江酒一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回勝概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閒來王直方詩話

西山寺詩

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

月地少不生塵爲人傳誦要亦未爲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熈寧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尤爲中的　遯齋閑覧

梅花詩

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鬚撚黄金危欲墮蔕團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閒靜之趣凡詩人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

能以隨意造語為工公後復有詩云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葢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暾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遯齋閒覽

碁詩

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甞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歛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

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是知公碁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悔慎仍搏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苕溪漁隱曰介甫有絶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黒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碁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著與介甫措意異矣

虎圖

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而荆公章已就歐公亟取讀之爲之擊節稱嘆坐客閣筆不敢作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體杜甫畫鶻行以紓急解紛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荆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羆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横行妥尾不畏逐顧盻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

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閒意定始一埽功與
造化論錙銖悲風颼颼吹黄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
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啄如哺雛山牆野壁黄昏後馮婦
遥看亦下車杜甫畫鶻行云高堂見老鶻颯爽動秋骨
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刮造化窟寫
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
看青霄寧爲衆禽没長翮如刀劒人寰可超越乾坤空
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烟霞質吾今意何

傷顧步獨紆鬱　漫叟詩話

集句

荆公莫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黄魯直謂正堪一笑耳司馬温公與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於公諱之常會僧廬公往廹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床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裹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

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著荷衣更著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倚他門戸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後山詩話

猿鶴不知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識謔嘗舉制科不中與荆公遊甚歡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熈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名前此屢名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荆公得之大

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葢爲介發也石林詩話

詩病

今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頼之以爲强國家恃之以爲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

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捂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

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以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蘇子由

秋菊落英

歐公嘉祐中見王荆公詩黃昏風雨瞑園林殘菊飄零

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故也西清詩話

荆公此詩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英落說與詩人子細看蓋為菊無落英故也荆公云蘇子瞻讀楚詞不孰耳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槩言花衰謝之意若飄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為非則屈原豈亦謬誤乎坡在海南謝人寄酒詩有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又

何也苕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徧尋並無之不知西清髙齋何從得此二句詩互有譏議亦疑其不審也髙齋詩話

余按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落之爲義始也初也如禮記所謂落成之落也葢菊已花雖枯不落惟初英乃可餐荊公賦黃菊飄零滿地金固失之不知菊矣直有以來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之譏西清以爲歐公髙齋以爲蘇公未詳孰是而所記半山借秋菊落英之說一則曰歐九不知楚詞一則曰子瞻不熟楚詞歐蘇二公非不知不熟楚詞者特知屈原之心不以落英爲飄落之落耳雖然半山豈真

不知不熟楚詞者歟亦不過執拗以遂非而已西澗葉公每誦先君菊莊翁菊似交情看歲晚枝榭相伴到離披之句謂具真知菊者故併及之 梅墅續評

雪堂

如天花變現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葢公堂記共六百餘字僅三百餘字說醫碎石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作鶴嘆則替鶴分明 室中語

長於譬喻

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官詩云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遊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祖父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不皆累數句也如一聯即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閒如啖

蔗如一句即雪裏波菱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陵陽室中語

海棠詩

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笑竹籬閒桃李漫山總麄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凄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元豐閒東坡謫黄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

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爲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寫蓋人間刋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梅詩

東坡暾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氷爲䰟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

熟詩清溫蓬萊宫中花鳥使緑衣倒挂扶桑暾抱叢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灑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朶粘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緑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芙蓉城詩

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髙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

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
澹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
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
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
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牕欞忽然而去不可尋寒衾虛幌
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渡萬里
如奔霆玉樓浮宮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
高玲竮仙風鏘然韻流鈴遽遽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

空丁寧一朝覆水不反瓶羅巾别淚空熒熒春風花開
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膻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
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螟螟從渠一念
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為流麗故秦太
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與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
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
峩峩髙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

女詩云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

三良詩

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

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於古今苕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狥公

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藝苑雌黄

與王慶源詩

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豆飯吾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王直方詩話

語意高妙

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答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

太白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髙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胷襟無一毫窒礙也漁隱

詩意佳絶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

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朞而夭云不似楊枝别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縁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苕溪漁隱曰詩意佳絶善於為戲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為道人之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詫其佳麗塵俗哉

詠物詩首四句便能寫盡

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牎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子謂東坡此語清拔優於太白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高巖下赤日深谷来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斯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下夜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聊舉四詩其他甚衆又棲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語尤精絶他人道不到也漁隱

一洗萬古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争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唐子西語録

南遷以後精深華妙

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鋭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詩話

文過有理

東坡曰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波瀾浩渺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顛入却打猛顛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

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呂氏童蒙訓

簟紋如水帳如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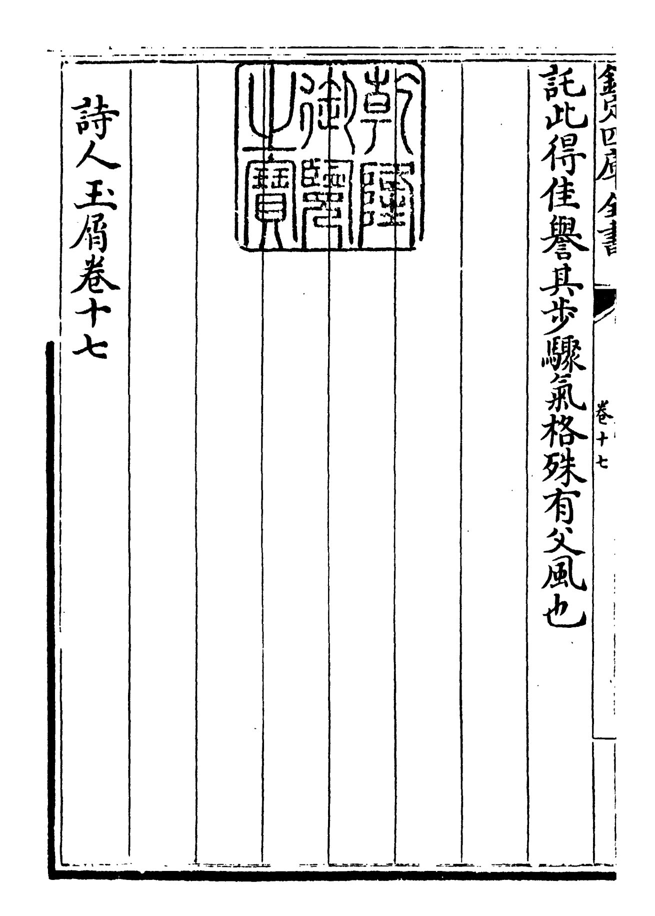
邢惇夫言掃地焚香閉閤眠簟紋如水帳浮烟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窻浪接天此東坡詩也嘗題於余扇山谷初讀以爲是劉夢得所作王直方詩話

失於粗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後山詩話

蘇過詩

東坡云兒子邁甞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鬬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甞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苕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旣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餧餓猫紛髯雜霜兎插架刀槊健落紙龍蛇鶩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



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詩人玉屑卷十七